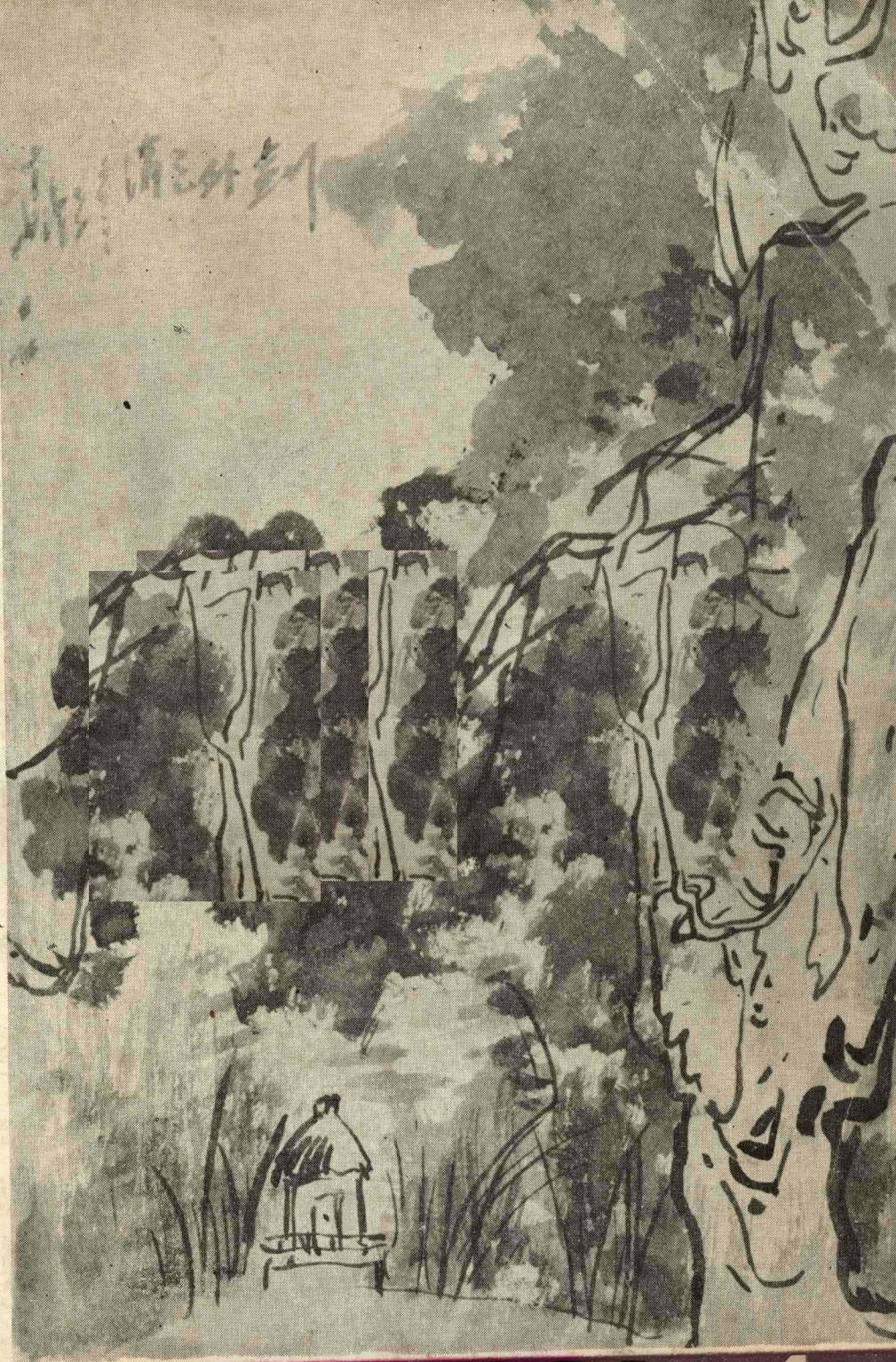




茶室

6. 南明書院

5. 8



杜甫诗意图·《古柏行》

朱
屺
瞻



柯如青銅
根似石
丁巳端月
為杜詩
堂補壁
畫

目 录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

(总第九期)

杜甫夔州诗研究专辑〔二〕

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曹慕樊 (1)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杜甫夔州诗偶记……

……………陶道恕 (8)

巫山巫峡气萧森

——读杜甫夔州山水诗……………曾枣庄 (18)

形胜有余风土恶，哀哀血泪化诗篇

——读杜甫夔州诗……………朱碧莲 (26)

关于《夔州歌十绝句》之六的注解……………谭文兴 (31)

八哀诗的艺术构思……………成善楷 (35)

杜诗别解三题……………邓绍基 (45)

杜甫离蜀后的行止原因新探

——《杜甫为郎离蜀考》续篇……………陈尚君 (52)

杜诗五解.....冯汉鏞 (61)

读杜甫《鹦鹉》、《孤雁》等咏物诗八首.....邱俊鹏 (64)

略谈杜甫诗中所咏的刘备.....濮禾章 (69)

杜甫夔州咏雨诗初探.....杨铭庆 (73)

借古柏以怀人，哀材大而自伤

——试论杜甫的《古柏行》.....郭世欣 (80)

杜诗签证补证.....赵知闻 (86)

杜甫夔州诗例释.....刘尚勇 (91)

关于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中的“剑器浑脱”问题.....李国瑜 (95)

沉郁顿挫，独出冠时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并序》赏析.....李 炎(100)

《杜诗镜铨》批抄（二）.....程千帆(103)

CAO TANG

(THE THATCHED COTTAGE)

1985, No. 1 (General Serial No. 9)

A Symposium on Du Fu's Poetic Writings in Kuizhou

(continued)

- My Personal View on Du Fu's Poems Written in Kuizhou
and the Lengthened Regulated Verses (*chang lu*)
in Five-character LinesCao Mufan (1)
- A Casual Talk on Du Fu's Poems written in Kuizhou
.....Tao Daoshu (8)
- Du Fu's Poems about the Landscapes of Kuizhou
.....Zeng Zaozhuang (18)
- Notes to the Sixth Verse of *Chants of Kuizhou*
in Ten Quatrains.....Tan Wenxing (31)
- The Artistic Conceptions in Du Fu's *Eight Memorial*
PoemsCheng Shankai (35)
- Some New Interpretations of Du Fu's Poems
(Three items).....Deng Shaoji (45)
- A Survey of Du Fu's Life in Chengdu during His Term
as Ministry Councillor and the Cause of His
Departing Sichuan (The Sequel)Chen Shangjun (52)
- Five Topics on Du Fu's Poems.....Feng Hanyong (61)
- Reading the Eight Poems about Eight Intimate Objects:
Parrot, Solitary Wild Goose and OthersQiu Junpeng (64)
- Supplement to *The Textual Research of Du Fu's Poems*
(1)Zhao Zhiwen (86)
- Exemplary Explanations of Du Fu's Poems Written
in Kuizhou.....Liu Shangyong (91)
-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Meaning of *Jian qi hun tu*
in Du Fu's *Watching Madame Gongsun's Disciple Dancing*
to the Music of jian qi.....Li Guoyu (95)
- Comments on *A Preliminary Research on Du Fu's Poems*
(2)Cheng Qianfan (103)

杜甫夔州诗及五言长律的我见

曹慕樊

从宋以来，人们对杜甫夔州诗的评价就有争论。最初肯定夔州诗的是大诗人黄庭坚。他在《大雅堂记》、《刻杜子美巴蜀诗序》等文中，高度评价夔州诗。如说，“欲尽刻（子美）东西川及夔州诗，使大雅之音久湮没而复盈三巴之耳。”（《豫章黄先生文集》卷十六）。又《与王观复书》（其一）说：“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但当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文章自然出类拔萃。观杜子美到夔后诗，韩退之自潮州还朝后文章，皆不烦绳削而自合矣。”（同上卷十九）

南宋大哲学家、诗人朱熹却颇持异议，说：“杜诗初年甚精细，晚年旷逸不可当。如自秦川入蜀诸诗，分明如画，乃其少作也。”按少陵乾元二年（公元759）弃官入蜀，四十八岁，不为少。考亭这里说的，对杜晚年诗似无贬抑之意。

但又说：“杜甫夔州以前诗佳。夔州以后，自出规模，不可学。”（《诗人玉屑》卷十四引）又说：“人多说子美夔州诗好，此不可晓。夔州（诗）却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年？）前有一节诗好。今人只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如矮人看场耳。”（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引）

陈善《扞虫新语》曰：“谢玄晖曰‘好诗园美流转如弹丸。’……观子美夔州以后诗，简易纯熟，无斧凿痕，信如弹丸矣。”

〔明〕胡应麟说：“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故惟中岁工力并到，如

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当法也。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盖或视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随事迁，或力因年减，虽大家不免。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

（同上书引）

清黄生《杜诗说》曰：“杜公近体分二种：有极意经营者，有不烦绳削者。极意经营，则自‘破万卷’中来；不烦绳削，斯真‘下笔有神助’矣。夔州以前，夔州以后，二种并具，乃山谷、晦翁，偏有所主，不知果以何者拟杜之心神也？”

〔清〕赵翼《瓯北诗话》说：“黄山谷谓，少陵夔州以后诗，不烦绳削而自合，此盖因集中有‘老去渐于诗律细’一语，而妄以为愈老愈工也。今观夔州后诗，惟《秋兴八首》及《咏怀古迹五首》，细意熨贴，一唱三叹，意味悠长。其它则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无复旧时豪迈沉雄之概。……朱子尝云：‘鲁直只一时有所见，创为此论。今人见鲁直说好，便都说好，矮人观场耳。’斯实杜诗定评也。”

上面略引从宋到清诗人、学者对杜甫夔州以后诗的评价文字。黄庭坚的理由是明白的：杜甫夔州后诗，“理得而辞顺”，无好奇的毛病。朱熹的话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初说“旷逸不可当”，似乎不必是贬词。但又说“自出规模，不可学。”“自出规模”为什么就“不可学”呢？“自出规模”和“不随

人后”在古代诗文评中，意义近似，习惯上都用为褒义语。既然是不坏的作品，为什么“不可学”？如果说夔州诗不落寻常蹊径，初学难于入门，所以不宜学，倒不失为一种理由。但他又说“夔州诗‘说得郑重烦絮，不如他中前有一节诗好。’”这里意思是明确的。“郑重”一词，当是“频频”的意思，（见《汉书·王莽传》注）或宋时还有这种话。如果我这样解释不错。那末，朱熹的话当是指杜甫夔州以后的五古如《八哀诗》及五言长律。四十韵乃至一百韵的长律，那倒确是初学者不可学的。（关于杜五言长律的评价，下文有论。）

胡应麟批评杜夔峡以后诗的疵病是“过于奔放”，看他用来与夔峡诗相形的中年（秦州到成都以后）诗是“精华雄杰。”可以推知胡元瑞的意见，是说夔州诗草率平庸。果真这样吗？“精华”是说精深华妙？难道《秋兴八首》、《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阁夜》还够不上精深华妙？难道《古柏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还够不上意态雄杰吗？《明史·文苑传》称应麟著《诗薮》，大抵奉王世贞《艺苑卮言》为律令。以世贞为诗家集大成者，有如孔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引）这种傍后七子门户的人的偏见是不足重视的。

赵翼的意见也贬低杜夔州诗。总的评语是说夔州诗“意兴衰飒，笔亦枯率。”是旧日（杜诗）“豪迈沉雄”的反面。按赵翼所指责的“衰飒”或略如现代所说的“消极”，那么赵氏所崇仰的《秋兴八首》中如“听猿实下三声泪”，“百年世事不胜悲”，“白头吟望苦低垂”，何尝不可目为衰飒？同样，《咏怀古迹五首》中如“庾信生平最萧瑟”，“摇落深知宋玉悲”，“志决身歼军务劳”，和“蜀主窥吴幸三峡”全首，都难逃“衰飒”的非难，同时亦可以认为“枯率”；何以又不害为“细意熨贴，一唱三

叹，意味悠长”呢？除《秋兴》、《咏怀古迹》以外，夔州诗能断言尽是“衰飒”、

“枯率”之笔吗？即以近体而论，《诸将五首》，历来诗家均推为杰作。现以第二首“韩公本意筑三城”为例，录诸家评语：起四句，方东树评：大往大来，一开一合，所谓“来得勇猛”（按四字是归有光评《史记》文语），“乾坤摆雷碾”也。次联，杨伦评：“对法不测，有龙跳虎卧之观。”方东树说：五句宕接，六句绕回，笔势宏放。邵氏评：通首一气转捩。其它几首，我看也无懈袂可击。而赵翼不取，为什么？瓠北评论的偏颇，是难服人心的。

黄白山的《杜诗说》，《四库总目提要》评价不高。我认为不大公允。应该承认，清初诸家论杜诗艺术性的，白山高过吴瞻泰，是颇具隻眼的杜诗评论家。但他在上引的论杜夔州诗的话里，却嫌未中肯綮。黄山谷，朱晦菴的评论都着眼于杜公中、晚期诗的比较。胡元瑞所论虽扬抑不当，却提出一个理论问题，他是想建立一条规律：任何诗人的创作，早年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惟中岁工力并到，神情俱茂。这话可以研究。无论如何他所持一个诗人随着时事推移，阅历甘苦，诗风必会随之而变的这个观点是不错的。黄白山从诗艺着眼，抛开诗人阅历不管，是悖理的。反而不及胡元瑞。

黄白山和赵瓠北论点相去颇远，但同有一缺点，就是都违背“知人论世”的批评原则。瓠北《论诗绝句》：“自身也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汉唐？”的议论，好像是能“知人”；但在论杜夔州诗的言论中，却又责备夔州诗的“衰飒”，这是违背“论世”原则的。自来人随世变，世有盛衰，所以诗示苦乐。杜公身历三朝，“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他的夔州诗，正是“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除非诗不是“心声”，诗是“心声”，就不能要求

盛世的诗人不欢笑，也难使衰世的诗人不忧愁幽思。黄白山丢开诗人的身世不管，赵瓠北只许诗人兴高彩烈，不许唉声叹气，这能行吗？他和黄白山所犯的理论错误实质是同类的，就是违反了诗随人异，人随世变的道理。

我个人的意见是：“杜甫夔州时期诗，宋人评价极高，现代似偏低，这是应该专门讨论的问题。夔州诗是不能贬低的。第一是量多；第二，带总结性的组诗值得注意。如《诸将五首》、《咏怀古迹五首》、《秋兴

八首》等，脍炙人口至今；第三，诗境广阔深邃，为前此所无；第四，创五言长律大篇，多至一百韵，内容写实，词气精拔纵横。”这四点浅见，是我在拙文《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后的“附记”摘要。

（见《杜诗杂说》。一九八一年，四川人民出版社，66页）现在略作补充说明：

（一）夔州诗篇章的数量，占杜甫各创作时期的第一。现在据浦起龙《少陵诗目谱》把杜诗各篇数统计比较如下表：

分期	杜甫活动地区	诗篇数	唐 纪	公 元
一	齐、鲁、东都	23首	玄宗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四载	736—745
二	长安（包括白水、鄜州）	299首	天宝五载到肃宗乾元二年	746—759
三	秦州	159首	乾元二年春到年终	759
四	成都（包括梓、阆、汉州）	422首	乾元二年冬至永泰元年	759—765
五	云安（自成都至云安）	44首	永泰元年至大历元年	765—766
六	夔州	428首	大历元年春至三年春	766—768
七	湖北、湖南	148首	大历三年正月至五年冬	768—770
	合计	1423首	合计三十四年	736—770

上表如果以云安期附属于夔州，那末夔州时期共有诗四百七十二首。时间实际不足三年。比长安时期，时间少六年，诗篇却多两倍有余。比成都时期，时间少二分之一，诗篇反多五十首。

在这个统计比较表上能看出什么问题呢？

杜甫一生，活了五十九岁。玄宗时代占四十五年，肃宗时代五年，代宗时代占九年。代宗即位以后，从宝应至永泰这四年，

正是杜甫由成都到夔州的时期，中国大乱，外族侵暴、民不聊生。这里略举祸乱，如宝应元年（762年），玄、肃宗相继死。奴刺、党项入侵。宦官李辅国杀（肃宗）张皇后及越王李系。河东军叛，杀节度使邓景山。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台州人袁晁起义。回纥兵助讨史朝义，入东京大掠。解李辅国兵权，却以宦官程元振代之。宝应二年改元广德（763年）史朝义兵败自缢死，安史之乱结束。原附安史的河北诸将，先后降唐，尽

据河南、北二十四州，皆为节度使。吐蕃攻入长安大焚掠。代宗出奔陕州。吐蕃攻陷剑南的松、维、保三州。广德二年（764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入寇。长安戒严。永泰元年（765年），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吐谷浑、党项、奴刺入侵。剑南西山都兵马信崔旰杀节度使郭英义。邛、泸、剑三州起兵讨旰，蜀中大乱。

时局越乱，君相越庸，越与诗人的理想背道而驰，诗人的痛苦就越深，其所激发的忠悃也越深，愤怒越盛，诗思也就喷薄而出，不可遏止。司马子长评文章，以为“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又论“屈原之作《离骚》，盖自怨生……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似乎可以移评杜诗。总起来说，唐政局的危殆，杜甫自许有扶危的本领，又有亲阅三朝由盛到衰的经历，加上他狂热严肃的性格，穷迫困顿的生活，在晚年汇集爆炸，表现出来，就是夔州诗。这几项中，经历和性格是主要的。王国维《人间词话》十七，“客观之诗人，不可不多阅世。阅世愈深，则材料愈丰富，愈变化。《水浒传》、《红楼梦》之作者是也。主观之诗人，不必多阅世。阅世愈浅，则性情愈真，李后主是也”。静安先生的话，后半是错误的。不深入世界，绝不能表现世间，不能深入表现世间，也就拯救不了世间。而无拯世抱负的诗人，绝非伟大诗人。静安先生论后主词，说“后主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人间词话》十八）不无溢美。后主断无此境界，古今大诗人可以当此语者唯有屈原和杜甫。亦惟有王静安说过：“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文学小言》）现在且论屈杜。屈杜的志、行、辞，可以说

是：并白雪以方洁，干青云而直上。或说：其志可以抗浮云，其诚可以裂金石！现在且略举其辞：

“既替予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揽芷。亦予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替，废弃。纕，佩。申，重。揽，结。前二句是说：我既因为佩蕙而被弃，却又重新带上香芷。表示“守死善道”。（屈原《离骚》）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下悯百鸟在罗网，黄雀虽小犹难逃。愿分竹实及蝼蚁，尽使鸱枭相怒号”（杜甫《朱凤行》）！虽说狂热严肃，执德不回是屈杜两大诗人的共同性格，但毕竟杜甫自有其由特定历史文化环境形成的特点的个性，不同于屈原。杜甫的斗争性更多一些，平民的傲慢粗疏显得突出。对于看不顺眼的现象，时时禁不住破口大骂。如说：“关中小儿乱纪纲，张后不乐上为忙”（《忆昔二首》）。如说“自古圣贤多薄命，姦雄恶少皆公侯”（《锦树行》）。如说：“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人民）杼柚茅茨空”（《岁晏行》）！夔州诗之所以可贵，就在其充分表现了诗人的个性，或“自己的声音。”

现在再辨明与夔州诗有关的三个问题：

（一）“诗史”是什么意思？（二）夔州的“总结”是不是无可奈何的追怀昔日的荣华？（三）夔州诗是不是小地主声音？第一个问题是杨慎提出来的。《升菴诗话》卷十一“诗史”条说“宋人以杜子美能以韵语纪时事，谓之‘诗史’。鄙哉宋人之见，不足以论诗也。”下文说，诗与史各有其“体”。诗贵“意在言外，使人自悟。至于变风变雅，尤其含蓄。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不必曰‘慎莫近前丞相嗔’，……不必曰‘千家今有百家存’，……不必曰‘哀哀寡妇诛求尽’，……杜诗之含蓄蕴藉者盖亦多

矣。……至于直陈时事，类于讪讟，乃其下乘末脚，而宋人拾以为己宝，又撰出‘诗史’二字以误后人。……”按“诗史”一词，见〔唐〕孟棻《本事诗》“高逸”第三，曰：“杜逢禄山之乱，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升菴归狱宋人，偶失检。至于“诗史”之义，不过是说善于反映、讽刺时事。考《诗·大序》明说“下以风（讽）刺上”。“谏諫”不过是表现法的一种，不能说诗都应该这样。看《小雅·巷伯》：要“取彼谗人，投畀豺虎。”拿来与《书·汤誓》“时（此）日（代夏桀）曷（何时）丧（亡）？予以女（汝）偕亡！”比较，诗与史并无不同。司马迁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时事。”足见我国诗歌自来有此传统，故史家不以为怪。亦不是说定要纪述时事，只要论断时事，虽抒情诗亦可称史。杜诗直陈时事，足见诗人的性情（个性）。“主性情”理应与託讽刺不相违背，含蓄蕴藉之外，大有诗在。升菴所见，病在不广。放翁亦不喜“诗史”的称号（《读杜诗》），亦误解。（二）夔州诗多回忆的内容，比如常常提到自己曾作“郎官”的事，如“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夔府书怀四十韵》）又如“欲陈济世策，已老尚书郎。”（《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是否怀恋荣华？陆务观《秋兴》之二说：“功名不垂世，富贵但堪伤。底事杜陵老，时时矜‘省郎’？”似尚不解此翁的心情。《晚登瀼上堂》诗说：“四序婴我怀，群盗久相踵。黎民困逆节，天子渴垂拱。……衰老自成病，郎官未为冗（无事可做叫冗）。凄其望吕、葛（吕尚俗称姜太公。葛，诸葛亮），不复梦周、孔（周公、孔子）！……”因为志在尊主隆民，所以丢掉郎官也觉可惜。省郎省郎，“富贵”云手哉！（三）郭沫若同志曾说，杜甫在夔州当了小地主，所

以写不出好诗来（《李白与杜甫》）。我曾据宋人文献作了点考证，结论是杜甫在夔买了十一亩田，连一个柑园，家中却有十口人，生活非常拮据（详《杜甫在夔州东屯的经济状况》）。照唐代的功令，杜甫一家人占有的田数，才及一个农民占田（一顷）的十分之一。论实际生活水平，口粮尚须借贷。听他说：“荒戍之城石色古，东郭老人（诗人自说）住青丘。飞书白帝营斗粟，琴瑟几杖柴门幽”（《锦树行》）。诗下半尽是冷嘲热骂，显然是悲愤交集的。如果我们仿照韩愈、白居易的说法，说是人间天上都要好诗，所以天使杜甫这样痛苦。他们的话可以看作杜甫夔州诗好（当然不止夔州诗）的生活上的说明。

上面谈了夔州诗篇章多，好诗也多，回忆诗（总结经验）的意义，“诗史”的意义等。我想再说几句关于夔州诗境广阔深邃的话。说广阔，是说杜甫居夔以后，对各体诗都有创新，效果有好有坏。五古如《八哀诗》，就有意以文为诗，像史家传赞，除汝阳王一首外，几全是为人平反昭雪。笔墨苍老横放，殊少姿媚。所以许多人不喜欢它。五律有时有意作粗率语，如《九日诸人集于林》三四句：“老夫难早出，贤客幸知归。”又有变对句，如《月三首》之二的“羁栖愁里见，二十四回明。”乃当句对，兼十字句，几于不觉得是律对。又《子规》五六句：“眇眇春风见，萧萧夜色栖。”《杜臆》以为十字句。七律连章，组织严密，每首起结钩带，有整齐回环的美。如《秋兴八首》、《诸将五首》（五首咏五方，罗膺中先生说）等。七绝连章，如《解闷十二首》、《承闻河北诸节度使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入口生、拙、重，绝去熟腐的毛病，大启宋人塗轨。就诗艺论，除才、识、学之外，可说是“身大不及胆。”用庄子的话，叫做“猖狂而蹈乎大方。”

关于夔州诗的幽邃之境。如《船下夔州，郭宿，雨湿不得上岸，别王十二判官》的“晨钟云外湿。”早经叶燮拈出（请看《原诗》，此不赘）。它如《移居夔州作》的“春知催柳别，江与放船清”。《热三首》的“故国愁眉外。”《月》的“四更山吐月，残夜水明楼”。《王峡敝庐奉赠侍御四舅别之澧朗》的“江城愁日落，山鬼闭门中”。（参《移居公安山馆》的“山鬼吹灯灭，厨人语夜阑。”）《暮春题瀼西新赁草屋五首》之二的“畏人江北草，旅食瀼西云”。夔州诗中这种句子不少，这里不过随手举例，要解释、翻译它颇不容易。如东坡曾激赏“残夜水明楼”，人都知道确是好诗，但要说清它为什么好，似乎颇难。又不但近体有，古体也有，如《缚鸡行》的“鸡虫得失了无时，注目寒江倚山阁。”《听杨氏歌》的“勿云听者疲，智愚心尽死”，都是现境，不依靠华词俊语，却引人离去浮华，直与“诗”会。也不纯是写幽深或平淡的情景，尽有写变怪之境的，这倒是杜诗的读者习见的了，如《君不见简苏溪》的结语：“深山穷谷不可处，霹雳魑魅兼狂风！”试把这些诗对照入蜀以前诗读，就会觉得夔州诗由于诗人阅世愈深，诗作也愈益由心灵深处涌出，而且愈向人展示他的心、眼、手的变动光明。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我想略谈杜甫夔州时期的五言长律。极力推崇杜的长律，在唐代是元稹、白居易。元的论点因为在这方面抑李扬杜，大为后世疵议，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说，“排比铺张特一途，藩篱如此亦区区。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微之识珣玞。”按遗山之论，亦不足以服人。元稹是说，唐代文人，承历世文体，各专一能，到了杜甫，各体兼善，所谓“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曹丕《典论、论文》亦说：“……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

也。唯通才能备其体。”元稹不过说杜甫是通才。下文比较李杜，才提出五言长律一体来，说“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李白不是不作长律。

〔明〕高棅《唐诗品汇》卷七十四，录太白五言长律十一首；〔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卷十七，录太白五言长律五首。沈氏说：“五言长律，陈、杜（审言）、沈、宋，简老为宗。燕、许、曲江，诣崇典硕。老杜出而推扩之。精力团聚，气象光昌。极人间之伟观。后有作者，莫能为役。”中国文学史上出现骈体文和格律诗，是因为汉字一字一音，音又分四声这个客观事实做根据而形成的，绝不是由于杜甫个人的偏爱。唐人多喜欢作五言长律（元结一派例外），即如韩愈，是极力反对骈体文的，诗却做长律，《县斋书怀》似乎可称五言长律的杰作，因此不能偏怪杜甫作俑。即使世无杜甫，亦必定有人做长律，长律早已是六朝文学的潜在性了。有人说，杜甫是继承祖父的诗艺的。审言有《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五言长律四十韵，杜甫为长律乃是继承家学。这不过是偶然的因素，汉语四声才是产生律诗的必然因素。唐诗人之大做五言长律，正如今天的诗人不做五言长律，都是合理的。一般说，总是社会风尚驱使人，杜甫不过具备了推助风气的条件，所以由他出场。夔州诗中，五言长律共三十七首，名篇不少，现在略说《夔府书怀四十韵》，藉以略陈鄙见。

昔罢河西尉，初兴蓟北师。不才名位晚，敢恨省郎迟。扈圣崆峒日，端居滟滪时。萍流仍汲引，樗散尚恩慈。遂阻云台宿，常怀《湛露》诗。翠华森远矣，白首飒凄其。拙被林泉滞，生逢《酒赋》欺。文园终寂寞，汉阁自磷缁。病隔君臣

议，惭纡德泽私。扬镳惊主辱，拔剑拔年衰。

这首诗，仇、浦注解都不得要领，不得不为新说。上面所引的是第一大段，用三朝事总起。前八句，第一小节。“昔罢”二句，玄宗朝。玄宗拨乱反正，致太平三十年，并且于少陵有知遇之恩，所以首先提起。但唐室祸乱，亦自玄宗开端，劈头大书“蓟北师”，乃是《春秋》笔法。“不才”三句，肃宗朝。说脱贼赴凤翔拜拾遗事，却只一句截住。“端居”三句，代宗朝。“萍流”二句，隐带广德元年（七六三）召授京兆功曹参军事。以上总提三朝。“遂阻”以下，分疏。“遂阻”八句，概述玄、肃两朝的己身经历，是昔；末四句以感激语结束第一大段，其中“遂阻”二句与“翠华”二句，双带玄、肃宗（他们在宝应元年先后死去）。“拙被”四句，说已被朝廷疏斥的原因，引过自责，用《春秋》“为尊者讳”例（仇解酒赋、磷缙均误，见《杜诗杂说》解）。“病隔”四句，是今。“主辱”指吐蕃入长安，代宗奔陕，二句劲结。

社稷经纶地，风云际会期。血流纷在眼，涕洒乱交颐。四渎楼船汎，中原鼓角悲。贼壕连白翟（朱注，指鄜、延二州），战瓦落丹墀。先帝（指肃宗）严灵寝，宗臣（仇以为指郭子仪）切受遗。恒山犹突骑，辽海竞张旗。田父嗟胶漆（所以为弓），行人避蒺藜。总戎存大体，降将饰卑词。楚贡何年绝，尧封旧俗疑。长吁翻北寇，一望卷西夷。（第二大段）

这一段由肃宗入代宗朝。先说肃宗遭乱及临终託郭子仪以收河东之事（《旧唐书》郭子仪传）。诗意实指唐室信宦官鱼朝恩而忌子仪，故接“恒山”四句，是说河北兵连祸结。“总戎”二句，说河北降将不入朝，

系副元帅仆固怀恩养以自重，遂成新的割据之局。《诸将五首》说：“总戎皆插侍中貂”，又说：“沧海未全归禹贡，蓟门何处尽尧封？”与此参读，诗旨更明白。“长吁”句说朝廷信仆固怀恩，致使北方原本无事而翻为寇乱。“一望”句说不信郭子仪而吐蕃席卷西北。

不必陪玄圃，超然待具茨。凶兵铸农器，讲殿辟书帷。庙算高难测，天忧实在兹。形容真潦倒，答效莫支持。使者分王命，群公各典司。恐乖均赋歛，不似问疮痍。万里烦供给，孤城最怨思。绿林宁小患，云梦欲难追。即事须尝胆，苍生可察眉。议堂犹集凤，贞观是元龟。处处喧飞檄，家家急竞雠。萧车（汉萧育以耆旧为太守）安不定，蜀使（司马相如）下何之？

（第三大段）

这一段论代宗朝政事，长十二韵，是诗旨重点，即所谓“以诗当谏书”。第一小节中“不必”二句，用〔汉〕谷永书意，说仙不可求；二句一气读，参看《复舟二首》。代宗是既信佛又信神仙的。“凶兵”二句，说“天下兵衅不自供”，民间诛求已尽，自救之道只在力求节俭。“答效莫支持，”说欲答国恩，苦无援助。“使者”八句是第二小节。说中使频出，无非催索赋税，何益于民！“孤城”指夔。“即事”四句是第三小节。说朝非无人，患在庙算不以贞观为元龟，可知“庙算高难测”一语实深致讥讽，好像《秦州杂诗二十首》的“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

处处四句是说地方官吏不得人，只知催科，不知爱民。《同元使君〈春陵行〉》序说：“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

（下转30页）

“乃知盖代手，才力老益神”

——杜甫夔州诗偶说

陶道恕

大历元年（766），杜甫五十五岁时飘泊到夔州。在夔不到两年，写诗四百余首。刘克庄说：杜甫“蜀中诸诗，惟夔最多。”由于长期生活磨炼，夔州诗思想感情更加复杂、深沉，由于不断积累创作经验，在艺术表现上也有了进一步发展。李纲说杜诗“句法理致，老而益精，”刘克庄说杜甫夔州“以后诗作”，年虽老而“才”“气”（《刘圻父诗序》）未衰，”评价都很中肯。

（一）

杜甫在夔，生活暂得稳定。他同当地官员柏中丞、严明府等虽时有往来，并受到资助，但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比成都时期都明显下降。夔州的历史文物、山水景色，对他思想的净化，胸襟的开拓，无疑起了重要作用。这使他能安静下来，用五古和五排的形式，进行全面的生活总结。

五古中既有《壮游》式的自传体，也有《昔游》、《遣怀》式的随笔体。前者概述一生经历，后者回顾某一生活片断，《壮游》从七龄“咏凤凰”写到“老病客殊方”，从“出游翰墨场”写到“廷诤守御床”，从“东下姑苏”，“放荡齐、赵”写到“西归”长安。既有“奏赋入明光”的个人仕履，“论交入酒垆”的朋旧交友，更有对安史之乱前后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议和“下感万民疮”的“忧愤”。五排《秋日夔府咏怀》也

带有自传的性质。所不同者，《壮游》详到夔以前，《咏怀》详到夔以后，好比自传的正续篇。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东屯高斋记》中推许杜甫为“天下士”，认为他即使“落魄巴蜀”，“规模志意”仍然不小。“至夔”后，“客于柏中丞、严明府之间，如九尺丈夫，俯首居小屋下，思一吐气而不可得。”陆游读杜《壮游》诗“至‘小臣议论绝，老病客殊方’之句，未尝不流涕”，嗟其“辞之悲乃至是。”正因为陆游深受《壮游》的艺术感染，才对它如此推崇。陆游深知：“少陵非区区于仕进者，不胜爱君忧国之心”，可是不能“少出所学”，济时救民，以致“身愈老”，“坎壈且死”，“其悲是此”，也就“无足怪”了。刘克庄更为肯定《壮游》，说它在杜甫“五言古风”中，尤多悲壮语。“虽荆卿之歌，雍门之琴，高渐离之筑，音调节奏，不如是之跌宕豪放也”。

（《后村大全集》卷一百八十二）陆、刘两人对《壮游》备极称赞，可见它在杜诗中的重要地位。

和总结生活经验相联系，杜甫在夔，也对创作进行系统总结。早在成都，杜甫就用组诗形式评论古今诗人的得失，写成《戏为六绝句》。到夔后，又写出全面总结历代诗歌创作经验（从诗、骚、汉魏六朝，直到唐代）的五排《偶题》。诗中特别谈到自己的

创作甘苦：“法自儒家有，心从弱岁疲”。

这等于是为诗集写的“自序”（王嗣奭）。

另外，他又用组诗形式写了具体评论当代诗人（郑审、薛据、孟云卿、孟浩然、王维）和自叙学诗心得的《解闷十二首》。其他诗作更多次涉及古代和唐代诗人及其作品，其中包括他从祖父杜审言那里继承下来的诗学源流。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杜甫把写诗看作是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千秋盛业，认为不能掉以轻心。“作者皆殊列，名声岂浪垂。”每一个有良心的作者都有责任贡献自己的力作，为祖国的诗歌艺术宝库增添光彩。杜甫当然有更大的雄心壮志。“不敢要佳句，愁来赋别离。”乃是他自谦之词。和他所说“文章一小技，于道未为尊”，（《贻华阳柳少府》）用意相同。他忘不了写《三吏》、《三别》时的创作激情：“忆在潼关诗兴多。”（《峡中览物》）他用“诗是吾家事”训示儿子，要他重视汉魏六朝诗人的艺术成就：“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他也毫不低估当代作者的水平：“吾人诗家流，博采世上名。”（《同元使君〈春陵行〉》）“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确是“以诗为生平要事，直欲藉以垂训千古，非但作惊人语也。”他不只在内容上“剖心沥血，写出良心之所必不容已，而古今词人所不能到。”

（仇兆鳌）还在艺术上精益求精：“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由于杜甫认真总结创作经验，他的夔州诗的思想与艺术，才达到了新的高度。

杜甫对过去的生活和创作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大大有助于扩大生活视野，加深思想与艺术修养。这必然会在夔州诗中充分反映出来。

（二）

杜甫夔州诗内容丰富、充实，表现出复杂而深沉的特点：

（甲）对国计民生的深刻关怀：杜甫到夔后，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关怀民生疾苦，诗中随时流露忧国忧民思想。他对战乱给国家造成的巨大创伤，痛心至极：“烟尘多战鼓”，（《摇落》）“世乱戟如林”，（《峡口二首》）“十年戎马暗万国”，（《愁》）“野哭千家闻战伐。”（《阁夜》）他对时局十分关注：“社稷堪流涕，安危在运筹。”

（《西阁口号呈元十一》）还想对朝廷有所贡献：“时危思报主，衰谢不能休”。（《江上》）他把长安当作国家的象征，常引安史之乱、吐蕃之祸为沉痛教训，在一些组诗中，反复表达了这样的感情。这些诗作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通过回忆安史乱前太平盛世的景象，针对眼前干戈离乱的现实，寄托自己深沉感慨。七律如《秋兴八首》、《诸将》，五律如《洞房》等八首，都有代表性。《秋兴》集中表现了诗人身在夔州，心向“京华”的感情。它由夔州的暮、夜、晨转向长安的宫阙和名胜。它“以第一首起兴，而后七首俱发中怀”。第一首“孤舟一系故园心”的“‘故园心’三字固是八首之纲”，第四首“故国平居有所思”的“‘故国思’，即‘故园心’而换一‘国’字，见所思非家也，国也，其意甚远”。“后面四章皆包括于其中”。（《杜臆》）杜甫怀念故国的思想，通过“力扛九鼎，勇冠三军”

（郝敬）的笔力，得到了成功表现。

可和《秋兴》“表里参观”的是《洞房》等八首。第五首《历历》前四句“历历开元事，分明在眼前，无端盗贼起，忽已岁时迁。”是八首的纲领。前四首“说承平之世，故以‘开元事’括之”。后三首“说乱离以后，故以‘盗贼起’包之。”仇兆鳌说

《秋兴》、《洞房》诸诗，“有关国家治乱兴亡，寄托深长”，堪称杜甫“聚精会神之作。”

足以和《秋兴》并称的是“以诗当纪传，议论时事”的《诸将五首》。时安史之乱虽平，边患仍未根除，故对手握兵柄的方镇诸将进行针砭：“诸君何以答升平”，“安危须仗出群才”。诗人大有激发武将们的爱国心之意。《诸将》迥异“吟风弄月”“登眺游览”的“任兴漫作”，“必有子美忧国之真心，又有其识学笔力”（郝敬），才能写出。

《秋兴》、《诸将》同杜甫在梓州、成都为吐蕃陷京、藩镇跋扈而写的《有感五首》、《伤春五首》，后先呼应，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秋兴》的题目和《伤春》近似，《诸将》的题材与《有感》略同，它们反映了杜甫在不同时期对国事的忧虑。

杜甫对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更为义愤填膺。他叹息赋敛深重，征戍苛虐：“苍生今日困，”（《奉送王信州崙北归》）“诛求异俗贫。”（《东屯北崦》）“八荒十年防盗贼，征戍诛求寡妇哭。”（《虎牙行》）“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他盼望再看到安史乱前的太平景象：“军旅都应息，寰区要尽收。”（《奉送王信州崙北归》）他因天热而为不得“解甲”的“征戍人”“沾巾”（《热三首》），认为兵荒和旱灾相比，后者还“愈”（《雷》）于前者。他主张“先偃甲兵”，更减轻赋役，使老百姓各安其业：“几时高议排君门，各使苍生有环堵。”（《寄柏学士林居》）

《同元使君〈春陵行〉》是夔州诗中值得重视的关心民瘼之作。杜甫在“序”中感叹“今盗贼未息”，希望朝廷重用元结式的官员，达到“天下小安”。赞扬元结“知民疾苦”：“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春

陵行》和元结的《贼退示官吏》，真可谓“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足与星月齐光。惊叹“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他深佩小他十一岁的元结的艺术天才。“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写成和章，以广流传。

杜甫在夔，亲眼看到劳动人民为赋敛征戍所折磨的血的事实。杜甫在《驱竖子摘苍耳》中，对此作了形象描绘：“乱世诛求急，黎民糠粃窄。饱食亦何心，荒哉膏粱客。富豪厨肉臭，战地骸骨白。”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杜甫入蜀前《奉先咏怀》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思想的艺术体现。杜甫认识到：贫富悬殊是人民痛苦的根源，是产生一切社会“悲”剧的基础：“无贵贱不悲，无贫富亦足。”（《写怀二首》）

官府的赋敛，导致夔州民不聊生，杜甫在《甘林》中，通过“邻里”“长老”之口，加以生动揭露。“时危赋敛数”，老百姓把仅有口粮缴完赋税，还得把“豆田”里的“子实”，“货币送王畿”，因为“公家威”“迫”得厉害，自产的粮食“不得吃”，却“尽添军旅用”了。《又呈吴郎》是征戍赋敛迫使夔州劳动人民家破人亡的一个缩影。这位“无食无儿”的寡妇到瀘西草堂前“扑枣”，“贫”到只剩几根骨，却还顾脸皮，“恐人见之，惧人责之。”（《金圣叹选批杜诗》）他劝吴郎不要吝惜几颗枣子，拒她于竹篱之外。此诗“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二句所表现的，正是杜甫写于成都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广厦千万间”，“大庇寒士”的思想感情。诗人由个别想到一般，一时哀叹丧乱，不禁热泪沾巾，深刻流露出对劳动人民体贴入微的感情。

（乙）对劳动生活的真切体验：杜甫在夔，始住西阁，后居赤甲。大历二年（767）春末，在瀘西“新赁草屋”，开始了新的田

园生活。同年秋移居东屯，仍兼顾襄西农务。他象在成都一样参加田间劳动：“细雨荷锄立。”（《暮春题襄西新赁草屋五首》）向内行请教：“农事闻人说。”（《移居夔州作》）“耕稼学山村。”（《晚》）渐渐也成了内行：“为农知地形，”（《奉酬薛十二丈判官见赠》）“治生且耕凿。”（《戏作俳谐体遣闷二首》）连干扰写诗也不顾：“稼穡分诗兴，柴荆学土宜。”（《偶题》）他管理生产有条不紊，既种稻米、蔬菜，又栽培果树，饲养“鸡豚”。他懂得生产粮食的重要性：“谷者命之本，客居安可忘。”他抓紧春耕夏耘。秋收时满怀喜悦：“稻米炊能白，”“尝新破旅颜。”（《茅堂检校收稻二首》）还“督勤耕牛”，及时“种秋菜。”对栽培“丹橘黄甘”，兴趣尤浓。对其他农副业也不忽视，“风落收松子，天寒割蜜房。”“盘飧老夫食，分减及溪鱼。”（《秋野五首》）黄生说杜甫田园诸诗，觉有“傲睨陶公之色，”其“气力沉雄，骨力苍劲处”，“本色自不可掩”。这些话用来评论杜甫夔州田园生活之作，最为恰切。它使我们联想到《秦州杂诗》、《春日江村五首》中的一些田园生活情趣。相形之下，这些诗篇描写的农村风味，更觉生动。

（丙）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感情：杜甫在夔，一再迁居。为了照管农务，往来襄西、东屯，同当地劳动人民有了更多接触。“牧童斯在眼，田父实为邻。”（《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二首》）“负喧候樵牧，”（《写怀二首》）“全生狎楚童。”（《秋峡》）他朝夕为伍的都是牧童、田父与樵子。他不羡慕轻裘肥马的“朱门”富豪，却愿与安于“藜藿”的“白屋”（《甘林》）贫老交朋友。不仅“拾穗许村童”（《暂往白帝复还东屯》）， “枣熟从人打”（《秋野五首》），还“西成聚必散，不独陵我仓。”原因是“感此乱世忙”，决非为“要仁者誉”。

（《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清晨遣女奴阿稽、竖子阿段往问》）

夔州民族杂居，杜甫因农务的需要，使用几位“獠”汉男女童仆，从事伐木、引水、筑栅、养鸡、种稻、种菜、培育果树等劳动。“儿童解蛮语”（《秋野五首》），既克服了语言障碍，又待以厚道。他尊重童仆的劳动，“日曛惊未食，貌赤愧相对，浮瓜供老病，裂饼尝所爱。”（《信行远修水筒》）为信行“触热”“往来四十里”修水筒而写，表现了杜甫对信行的体恤。《示獠奴阿段》为阿段引泉而作。肯定阿段能接筒引泉，表扬他不与“郡人”争“水”，“独自”“寻源”的品行。很有陶潜“此亦人子也，当善遇之”的思想境界。《课伐木》写为“补”“藩篱”之“缺”，给“隶人”布置伐木任务。“晨征暮返”，“人肩四根已，亭午下山麓。”“尔曹轻执热，为我忍烦促”。“报之以微寒，共给酒一斛。”合理安排作业，完全量力而行。王嗣奭说杜甫把“犒劳仆人”“入之于诗，具见真恳之意。”

杜甫还在云安，就对那里的劳动者——“负盐出井”、“打鼓发船”（《十二月一日三首》）的男男女女，发生兴趣。到夔后，对他们更渐熟悉。夔州有高山、大江，采薪、驾船，成了劳动人民的主要生活来源之一。《负薪行》、《最能行》对他们的生活有真实刻画。《负薪行》对夔州贫苦劳动妇女寄以深厚同情，是对她们的生活真实写照，在中国诗史上是少见的。夔州“坐男使女立”的“土风”，是母系社会习俗的残存。全家的生活和缴纳赋税的重担，都压在妇女肩上。谋生之路只有卖薪搯盐。“筋力登危”，“死生射利”。她们服饰寒伧，“地褊衣寒困石根”，诗人不禁发出不平之鸣：“若道巫山女粗丑，何得北有昭君村”？夔州妇女“粗丑”，乃生活折磨所致，与地